

白话

资治通鉴

2



白话

主编 黄锦铨

资治通鉴

2

岳麓书社

第二册目录

卷第七十六	魏纪八	(1)
卷第七十七	魏纪九	(18)
卷第七十八	魏纪十	(36)
卷第七十九	晋纪一	(54)
卷第八十	晋纪二	(75)
卷第八十一	晋纪三	(93)
卷第八十二	晋纪四	(111)
卷第八十三	晋纪五	(128)
卷第八十四	晋纪六	(143)
卷第八十五	晋纪七	(158)
卷第八十六	晋纪八	(175)
卷第八十七	晋纪九	(192)
卷第八十八	晋纪十	(212)
卷第八十九	晋纪十一	(231)
卷第九十	晋纪十二	(251)
卷第九十一	晋纪十三	(267)
卷第九十二	晋纪十四	(284)
卷第九十三	晋纪十五	(302)
卷第九十四	晋纪十六	(321)
卷第九十五	晋纪十七	(340)
卷第九十六	晋纪十八	(359)
卷第九十七	晋纪十九	(379)
卷第九十八	晋纪二十	(400)
卷第九十九	晋纪二十一	(418)
卷第一〇〇	晋纪二十二	(438)
卷第一〇一	晋纪二十三	(459)
卷第一〇二	晋纪二十四	(480)
卷第一〇三	晋纪二十五	(499)
卷第一〇四	晋纪二十六	(517)

卷第一〇五	晋纪二十七	(538)
卷第一〇六	晋纪二十八	(560)
卷第一〇七	晋纪二十九	(579)
卷第一〇八	晋纪三十	(597)
卷第一〇九	晋纪三十一	(618)
卷第一一〇	晋纪三十二	(634)
卷第一一一	晋纪三十三	(649)
卷第一一二	晋纪三十四	(668)
卷第一一三	晋纪三十五	(687)
卷第一一四	晋纪三十六	(705)
卷第一一五	晋纪三十七	(724)
卷第一一六	晋纪三十八	(744)
卷第一一七	晋纪三十九	(764)
卷第一一八	晋纪四十	(779)
卷第一一九	宋纪一	(798)
卷第一二〇	宋纪二	(816)
卷第一二一	宋纪三	(836)
卷第一二二	宋纪四	(854)
卷第一二三	宋纪五	(872)
卷第一二四	宋纪六	(890)
卷第一二五	宋纪七	(909)
卷第一二六	宋纪八	(927)
卷第一二七	宋纪九	(938)
卷第一二八	宋纪十	(951)
卷第一二九	宋纪十一	(968)
卷第一三〇	宋纪十二	(983)
卷第一三一	宋纪十三	(995)
卷第一三二	宋纪十四	(1013)
卷第一三三	宋纪十五	(1026)
卷第一三四	宋纪十六	(1043)
卷第一三五	齐纪一	(1062)
卷第一三六	齐纪二	(1083)
卷第一三七	齐纪三	(1103)
卷第一三八	齐纪四	(1122)
卷第一三九	齐纪五	(1133)

卷第一四〇	齐纪六	(1153)
卷第一四一	齐纪七	(1172)
卷第一四二	齐纪八	(1188)
卷第一四三	齐纪九	(1202)
卷第一四四	齐纪十	(1214)
卷第一四五	梁纪一	(1233)
卷第一四六	梁纪二	(1254)
卷第一四七	梁纪三	(1272)
卷第一四八	梁纪四	(1290)
卷第一四九	梁纪五	(1309)
卷第一五〇	梁纪六	(1327)
卷第一五一	梁纪七	(1346)

白话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六

赖明德 译述

魏纪八 公元二五三年至二五五年，共三年。

邵陵厉公（下）

嘉平五年（癸酉、二五三）

春，正月朔日（初一），蜀大将军费祎和诸将在汉寿聚会，郭循也在坐，费祎喝酒喝得大醉，郭循提起剑来就把费祎刺死。费祎天性泛爱，不怀疑任何人。越嶲太守张嶷曾以信劝戒他说：“汉光武时岑彭率师攻击公孙述，公孙述派刺客诈降，利用夜暗刺杀岑彭。来歙和盖延进攻元安大胜，蜀人使刺客刺来歙，当时虽未死，但是把任务交待后，拔刀即死。这都是遭刺客陷害的前例，现在将军位尊权重，对待新来投降的人，信任太过了，应该以前事为鉴，稍加谨慎。”费祎不听从，所以遭到杀身之祸。

魏下诏书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他的儿子承袭他的官位。

王昶、毋丘俭听说东军失败，各把屯寨焚烧退回。朝臣都议论要贬低或罢免诸将，大将军司马师说：“我不听诸葛诞的建议，才弄到这程度，这是我的错误，诸将有什么罪呢？”于是全部宽恕他们。司马师的弟弟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做监军，只是减低司马昭的官位而已。用诸葛诞做镇南将军，都督豫州。毋丘俭做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这一年，雍州刺史陈泰向上请求命令并州全力讨伐胡人，司马师听从这意见。兵力还没有集中，新兴、雁门二郡的胡人，因为征伐的兵还远，于是惊恐而反叛。司马师又向朝里的人士谢罪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陈泰的责任。”因此人人都很惭愧而心悦诚服。

习凿齿评论说：司马大将军把两次的失败都认为是自己的过

错，过错不久就会消失，但是事业却日渐隆盛，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如果忌讳失败，把过错推在别人身上，或归罪于各种原因，常夸耀己功却隐藏自己的缺点，那就会上下离心，贤人和愚人不能合作，错误就更大了！做人君的，假使能以这道理来治国，行为有损失而名声外扬，兵虽受挫折却战胜了众人的心理，虽然失败一百次也可以的，何况只两次呢！

光禄大夫张缉对司马师说：“吴诸葛恪虽然战胜，可能不久就会被杀。”司马师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张缉说：“威仪震惊了他的国王，功劳可以压倒全国的人，想不死，怎么可以呢！”

二月，吴军回到东兴，进封太傅诸葛恪阳都侯，加荆州、扬州牧，督率内外诸军。诸葛恪有轻敌的心理，想要再出军，诸位大臣都认为多次出兵，会使兵疲财尽，共同建议诸葛恪暂停用兵，诸葛恪不听大家的意见。中散大夫蒋延坚决争论，诸葛恪命令把他拉到外边，于是著论说告谕大众：“凡是敌国都会相互吞并，就是仇人也要彼此相除。有仇却长久隔置，祸不在己，却在后人，不可不有远虑呀！从前秦国只有函谷关以西而已，尚且想要并吞六国。现在魏国的土地比秦国大多了。要以现代的吴国和蜀国，比起古代六国来，还不到一半呢！然而现在我们还可以抵抗他的原因，只因曹操时魏兵众多，现在都快消耗完了，而后起的人还没有成长，正是他们衰败不强的时候。再加司马懿先杀王凌，接着他自己也暴毙，他的儿子幼弱却专掌魏国大任，虽然有智慧计谋的人士，并不能被用。如果现在攻伐他们，正是最好的机会，聪明的人要急于乘时机，实在就是现在。如果顺从众人的心意，怀着偷安的计划，认为有长江的险要，就可以长久传于后代，没有考虑到魏的将来，却以现在的情形，轻视他们的后代，这是我所以长叹的啊！现在众人有的认为百姓还贫穷，想要让百姓休息，这是不考虑大的危险，却爱惜小的事务。从前汉高祖幸而有三秦的地方，为什么不闭关守险自求快乐呢！却要出关攻楚国，身受几次创伤，介胄上也生过虻虱，将士也厌倦困苦过，那里是甘愿冒锋刃而不知道安宁呢？是因为考虑到长久不得两存的原故呀！每看到汉光武时荆邯说公孙述的进取计划，及近代我家叔（诸葛亮）《出师表》中陈述和敌争竞计划，没有不感到叹息的！早晚不能安心，都是考虑着这件事，所以随便把我的愚见，抒发给一二君子。如果一旦丧身，志向计划没有完成，希望来世的人，知道我所忧虑的，可以思患于后而已。”众人读罢这告谕后，知道诸葛

恪必定会这样去做，也就不再和他论难了。

丹阳太守聂友平常和诸葛恪很友好，也以书信劝谏诸葛恪说：“大行皇帝（孙权）本来有遏阻东关的计划，但尚未施行。魏兵远来自会送死，将士依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的功绩，难道不是宗庙神灵和国家的福吗？应该按兵不动，观察敌人的缺失再攻击。如果现在就出兵，天时不见得对我有利，只凭自己的盛意去做，这是我私下感到不安的。”诸葛恪就题论于后，并写信答覆聂友说：“先生虽然能够懂得自然的道理，但是不懂得生死存亡的大节，仔细看看我以上论断，就可以开通觉悟了。”

滕胤对诸葛恪说：“先生接受了如伊尹、霍光的付托，回朝可以安定国家，出征可以摧毁强敌，名声扬于海内，天下也没有不震动，百姓的心内，都希望蒙受先生的恩赐，得以稍能休息。现在却于劳役之后，再兴师出征，人民疲困，财力不足，而且远方的敌人会有准备。如果攻城不能胜利，在那郊野无所获得，会丧失以前的功劳，却遭到后来的指责呀！不如先按兵不动，看敌人有可乘的机会再出兵。而且用兵是国家一件大事，需要靠大家同心，现在大家都不高兴这样做，先生又何必独自要这样做呢！”诸葛恪说：“大家都说不可，是大家都不会计划，只想苟安而已。而先生也是这样想法，我还有什么希望呢！就以魏帝曹芳昏暗才弱，而政治又在司马私门，他们的臣民，都有了离心，现在我依靠国家的资源，凭借战胜的余威，那怎么会不胜利呢！”三月，诸葛恪发动州郡二十万大军，再进攻魏国，用滕胤做都下督，掌管留守事务。

夏，四月，大赦天下。

汉姜维出生天水，自以为习惯西方风俗，而且具备才智和勇武，常想引诱诸羌、胡，做为助力。曾说自陇以西，可断然而为我所用。每想要兴军大举，费祎常制裁他不准那样做，觉得那样做也不过增加一万人，说：“我们和丞相（诸葛亮）才智差得很远，丞相在世时都不能定中夏，何况我们呢！不如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维持这功业，以等待有才能的人出现，不要希望有什么侥幸，决定在一次成败上。如果志愿达不成，后悔已来不及了。”等到费祎已死，姜维得行他的志向，于是率兵数万出石营，围攻狄道。

吴诸葛恪攻击魏国淮南，驱策及略夺老百姓。诸将有的就建议说：“现在率军深入敌境，边疆的百姓，必定相继远逃，这样我

们会使将士劳苦，收到的功效却微小。不如只围新城，新城被困，救兵必来，兵来后我们再猛击，就可以有很大获得了。”诸葛恪接受这计划，五月，还军围攻新城。

魏下诏命司马孚率军二十万前往抵抗吴军，大将军司马师问于虞松说：“现在东西两方军事都很紧急，而诸将意志又都消沉，这应该怎么办呢？”虞松说：“汉景帝时周亚夫，坚壁防守昌邑，而吴国、楚国自己就失败了，情势似乎弱但实际却强，不可以不审察呀！现在诸葛恪尽他所有的精兵，足可以来次猛攻，但是他却围攻新城，这是想把我军召去来一次决战了！如果他的军队攻城攻不下，召我军我军也不去；不过几天他们的士气就老了，大军也开始疲倦，自然就会退走了。诸将不积极进兵，对国家来讲是有利的。姜维认为我们用大军对付诸葛恪，所以出兵来我们的地区取些粮食，这不算是深根的大敌呀！而且我全力对付东方，西方自然虚弱，所以他向我进兵。现在如果派关中各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大概会把敌人赶走啊！”司马师说：“好！”于是派郭淮、陈泰尽关中的兵众，解除狄道的包围。陈泰率兵进到洛门，姜维的食粮已经吃光，就返回去了。

扬州牙门将涿郡张特防守新城，吴国的兵攻击了两个多月，城中的魏国兵士，原有三千多人，疾病战死的已经去了一半，然而诸葛恪在城外堆起土山，急速攻击，城将要攻下，竟没有什么再可保护了。张特就在城上对吴国的军队说：“现在我无心再战了，但是魏国的军令，被攻超过一百天，救援的军队还来不到，虽然是投降，家里也不会受到连坐的处分。自受敌攻击以来，已经九十多天了，这城里本来有四千多人，战死的已超过一半，城就是被攻下，还有一半人也不愿意投降，倒不如我回去告诉他们，分别出善恶来，明天造个名册送上，现在就把我的印绶拿去作证吧！”于是把他的印绶投给吴国军队，吴国军人只听他讲话，却不取他的印绶。张特于是连夜拆除许多房屋木材，把城墙缺口补上两层，天明的时候告诉吴国的军队说：“我只有和你们决一死战了。”吴国的军队大怒，立刻进攻，但是不能够把城攻下来。

这时天气暑热，吴国的兵士都很疲劳，需要大量的饮水，维持这热天，而且又都下泄、流肿，大多数官兵生病，死伤的也很多。诸葛恪认为兵士在欺诈，想要以斩杀来制止他们，于是他们都恨在内心却不敢说出来。诸葛恪内心反省这次失策，忿怒渐渐

表露在外形。将军朱异在军事上不顺从诸葛恪，诸葛恪立刻夺取他的兵权，命他回到建业。都尉蔡林多次陈述军事计策，诸葛恪都不接受，只是骑着马奔来奔去。魏国各将领侦察到吴军疲惫，于是趋兵前往救援。秋，七月，诸葛恪率军退回，士卒受伤生病的很多，有的流落在道路上，有的跌倒就死在路边，有的竟被俘虏去，或存或亡，大小哀痛长叹不已。但是诸葛恪还是安然自得，像似没见到的样子，退出后又在江上沙洲住了一个多月，计划在寻阳屯田，吴主诏书相继不绝，他才慢慢的退回本土。由这次战役起，众民对诸葛恪都开始失望，并且发出怨恨的言语。

汝南太守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经去世，大臣的心还没全归服，吴国有许多有名的大族都有军队，依仗兵势阻止征收，足够违抗朝命，诸葛恪新掌国政，却对内没把主上看在眼里，对上下也不抚恤，以培植他的根基，竟然假借兵力向外争竞，国虚而用兵，率全国之众，受挫于新城，死了几万人，带着灾祸退回国内，这是诸葛恪获罪的开始。从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曾被当时主上信任过，但是主上去世以后，换上新主上任，就一个一个失败了。何况诸葛恪的才智，远比不上四贤中任何一人，却不考虑后患，他的灭亡，一定不会太久了。”

八月，吴军回到建业，诸葛恪把兵陈列起来，只带他的随从进入府馆，立刻召中书令孙嘿，高声斥责说：“先生等怎么敢随便下诏书，召我回来呢？”孙嘿惶恐不敢对答，辞出后，假借生病回家。

诸葛恪征伐魏国回来后，对于选曹所奏署的令长职司，一律罢免重新选派。愈加管理严格，很多人受到责备，当进见的人，没有不心惊胆寒的。而且又改换守卫，都用他亲信的人，再下令准备军队，想要向青州、徐州出兵。

孙峻因为百姓都怨恨诸葛恪，众文武官员也都嫌弃厌恶他，于是就在吴主跟前设计陷害诸葛恪，说他想要叛变。冬，十月，孙峻和吴主计划设置酒筵请诸葛恪。诸葛恪将要参加饮宴的前天夜里，精神好像有些不正常，整夜都不能睡眠。还有家里几次有妖怪出现，诸葛恪非常怀疑。天明的时候，乘车到宫门，孙峻已把兵埋伏在布幔中，恐怕诸葛恪忽然闯进去，事情就会泄露，于是走出来见诸葛恪说：“先生如果身体不太好，可以等以后再来，我孙峻会先告诉主上。”想要试探诸葛恪知不知道所设的陷害计划，诸葛恪说：“我虽然有病，还是要进去见主君的。”散骑常侍张约、

朱恩等秘密递上一张纸条给诸葛恪说：“今天的设宴不平常，疑惑其中有原因。”诸葛恪把这张纸条给滕胤看，滕胤也劝诸葛恪回去。诸葛恪说：“这些小儿们能做什么事，最多不过用药酒来害我吧。”诸葛恪带剑上殿，进谢吴主后还坐自己位置。酒摆设开来，诸葛恪却怀疑不饮。孙峻说：“先生最近病还没有痊愈，如果有常喝的药酒，可以拿来饮。”诸葛恪的心才安定下来。于是饮自己带来的酒，吃过几巡以后，吴主走到内室去，孙峻也站起来到厕所去，然后解下长衣换上短服，出来说：“有诏书下，捉拿诸葛恪。”诸葛恪吃了一惊，立刻站起来，正要拔剑，却被孙峻的剑砍下来。张约从旁砍孙峻，砍伤左手，孙峻立刻还手，砍断张约的右臂。武士卫人士，都急忙上殿，孙峻说：“所要捉拿的是诸葛恪，他已经死了，和众人没有关系。”命大家把剑装回鞘内，到指定地方去饮酒，诸葛恪的两个儿子诸葛竦、诸葛建听到父亲受难，想带着母亲出奔，孙峻派人追上去把他们都杀死了。用草席裹起诸葛恪的尸体，用竹条从中间捆起，丢到石子冈。又派无难督施宽去借将军施绩、孙壹的军队，到公安杀死诸葛恪的弟弟奋威将军诸葛融，还有诸葛融的三个儿子。诸葛恪的外甥都乡侯张震、常侍朱恩，也都被杀死，而且夷灭他三族。

临淮臧均上表请求收葬诸葛恪说：“震雷电击，不终一朝。大风猛吹，很少有吹一整天的。接下来是云雨，来润泽万物。这是天地的威怒，不可能十二时辰，循环不已。皇帝的震怒，也不可绝情绝义。臣甚狂愚，不知道忌讳，敢冒破家灭身的罪过，来邀约风雨聚会。窃念前太傅诸葛恪，罪恶已满，自招灭族，父子三人的头颅，悬在市街的木杆上几天了，观看的有好几万人，骂的声音形成风。国家的大刑，没有地方不被震惊，年老的人和小孩子，也没有不看到的。人类的常情对于万物，无不乐极而生悲。看到诸葛恪高贵兴盛的时候，世间没有第二个。身为朝廷的大臣，中间才经过一二年，就遭到诛灭，和杀鸡鸭牛羊差不多，看到这样情形，能不痛心吗？而且已死的人，和土壤同是一样，凿挖砍刺，也再不会觉得疼痛。希望圣明的朝里，效法天地法则，刮风下雨也不会超过十天，就让诸葛恪的故乡百姓或者他的故旧官兵，把他当一般普通人掩埋吧！从前项羽也受过殡葬的施与，韩信也获得收敛的恩惠，这就是汉高祖精神感召的声誉呀！盼望皇帝能行三皇的仁德，垂下哀矜的心情，使国恩加在怨毒人的骨骸上，再使他接受不完的恩情，这样可以扬仁声于远方，普遍劝勉天下，那

不是很好吗？从前栾布假借彭越对汉有功，却因被怀疑反叛而被诛，曾经抚尸而哭，却不先请求主上，只为自己名声，反而不被诛杀，这样行为我是不愿去做的。现在只敢上奏章说明我的愚笨见解，把圣德归于皇帝，现在就谨慎的把手书跪呈上去，冒昧的陈述，请求圣上哀怜明察。”于是吴主和孙峻就不再管理这件事，任凭诸葛恪的旧部下把他们掩埋。

起初，诸葛恪小的时候，颇有名声，吴大帝孙权非常器重他。但是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却常常为这事而忧愁，并且曾经说：“诸葛恪不是保家业的人啦！”诸葛恪父亲的朋友奋威将军张承，也认为诸葛恪必定会败坏诸葛家风。陆逊曾经告诉诸葛恪说：“在我前的人，我必定尊奉他一同升阶。在我后的人，我就扶植接引他，现在看先生的行为，气势像陵驾上级，得意的样子有些轻视下级。这不是安定仁德的根本呀！”汉侍中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恪在攻打淮南时，越巂太守张嶷给诸葛瞻去信说：“吴主孙权刚去世，现在皇帝孙亮还幼小，太傅诸葛恪受付托重任，谈何容易呀！从前周公的才能，而且是成王的叔父，这样的亲属，还免不了管叔、蔡叔的流言和变乱，汉朝霍光辅佐昭帝，也有燕王、盖主、上官逆乱的计谋，幸赖周成王、汉昭帝的圣明，才能免去那些灾难。从前常听说吴主孙权杀生赏罚，从来没有和所属商议过，后来临死的时候，突然召太傅诸葛恪，嘱托后事，其诚意实在是值得考虑的。加以吴、楚地方，民性轻急，人心不稳。而且太傅诸葛恪离开少主，远往敌境，恐怕不是好的计划与长远的打算呀！虽然说吴国有良好的纲纪，朝内肃然，上下和睦，但是万一有失，就不是精明的人可以考虑到的。取古人的例子，可以做现代人的法则；现代人的法则，要采取古人的例子。除非先生（指诸葛瞻）进忠言给太傅诸葛恪，谁还能讲这话呢！请他把大军退回广植农业，专行德惠，几年以后，再向敌人攻击，也还不算太晚，希望能深深采纳和明察。”后来诸葛恪果然因行为不当而失败。

吴国群臣共议论上奏，推尊孙峻做太尉，滕胤做司徒。有讨好孙峻的人说：“万千政务应该由公族来担任，如果用滕胤做亚公；声名素来就合重望，群众必心附，王业将不可限量啊！”于是命孙峻做丞相、大将军，督内外各军事，又不设置御史大夫。因此一般官吏，都感到对朝里失望。滕胤的女儿是诸葛恪的儿子诸葛竦的妻子，于是滕胤因此理由辞掉司徒职位。孙峻说：“鲧和禹的罪是不相连的，滕侯何必这样做呢！”孙峻和滕胤虽然内心不很和洽，

但是外表却互相包容，进封滕胤做高密侯，共同办事如前。

齐王孙奋听说诸葛恪被杀了，向下移驻到芜湖想到建业观察变局，傅相谢慈等直言劝谏，孙奋不听反而杀了谢慈。因此犯了国家大法，被废为平民，迁徙到章安县去。

南阳王孙和的妃子张氏，是诸葛恪的外甥女。先前诸葛恪有迁都的意思，派人修理武昌宫，民间就传言说要迎孙和回去立为皇帝。等到诸葛恪被杀以后，丞相孙峻因此取回孙和南阳王的印绶，把他迁徙到新都，又派遣使者去追赐他死。起初，孙和的妾何氏生一个儿子叫孙皓，其他的妃姬生有孙德、孙谦、孙俊。孙和将要死的时候，和张妃诀别，张妃说：“是吉是凶我都应该相随，最后不能留我一人独生啊！”于是也自杀。何姬说：“如果大家都死去，谁来扶养后代呢？”于是抚育孙皓和他的三个弟弟，都能获得保全。

高贵乡公（上）

正元元年（甲戌、二五四）是年十月始改年号为正元

春，二月，杀中书令李丰。起初，李丰十七、八岁的时候，已有清高的名声，海内人士都称赞他。他的父亲太仆李恢，不愿意他早有名声，命令他闭门断客。曹爽专政，司马懿称病不上朝，李丰当时做尚书仆射，周旋在两位中间，所以没有和曹爽同时被杀。李丰的儿子李韬，和皇帝的姐妹齐长公主结婚。司马师秉持朝政，用李丰做中书令。这个时候，太常夏侯玄在天下颇具名望，只因为他是曹爽的亲戚，不得掌管国家大事，平常总觉得不愉快。张缉因为是皇后的父亲，也回故乡去闲居，也不得意。李丰和他们都很友善。司马师虽然擢拔任用李丰，但是李丰私下常想念着夏侯玄。李丰在中书有两年，皇帝常常召李丰谈话，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司马师知道他们在议论自己，于是请李丰来相见，并且责问李丰，李丰不答出实情，司马师非常恼怒，就用刀钁把李丰捣死，把尸体送给法官廷尉，于是捉拿李丰的儿子李韬和夏侯玄、张缉等都交给廷尉，钟毓查出他们的罪说：“李丰和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计谋说：‘拜贵人的那一天，各营的兵都屯在门前，皇帝上殿的时候，趁着大家恭迎皇帝，将士群僚各拿出兵器，就殿前诛杀大将军，皇帝如果不听从，就把皇帝拉到旁边。’”又说：“计划用夏侯玄做大将军，张缉做车骑将军。夏

侯玄、张缉都知道这计划。”庚戌日（二十二日），诛杀李韬、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还把他们的三族都杀光。

夏侯霸投降蜀汉的时候，曾经邀约夏侯玄想请他一同去，但是夏侯玄不听从。等到司马懿死了以后，中领军高阳许允对夏侯玄说：“不必再忧愁了！”夏侯玄长叹一声说：“许先生还没有看出以后的事吗？司马懿在世的时候，还可以把我们当通家晚辈看待，司马师、司马昭就不能容下我们了！”等到被关进监狱，夏侯玄不肯再说话了，钟毓亲自要审判，夏侯玄以严正的面色责备钟毓说：“我有什么罪？卿做令史而为公府责问人，你就替我写罪状吧！”钟毓认为夏侯玄是当时名士，志节清高，不可以屈服，但是监狱事又不能不了结，于是连夜作狱辞，使与所做的事大致相符合，流着泪拿给夏侯玄，夏侯玄看完以后，微微点头。等到进刑场，临刑的时候，颜色不变，举动和平常一样。

李丰的弟弟李翼，做兖州刺史，司马师派遣人去捉拿他。李翼的妻子荀氏对他说：“哥哥的事情发生，可以在诏书没有下达之前，很快投奔吴国，怎么可以坐待死亡呢！左右可以和你共患难的是那些人？”李翼思想很久，没有答覆，荀氏又说：“先生在这大州，不知道可以同生死的人，虽逃走也没有什么用呀！”李翼说：“两个儿子还小，我不逃走，只自己受连坐而死，妻和二子还可以保存，如果我逃走，万一不成大家不都要同死吗？”于是决定不逃走，后来就被杀死了。

起初，李恢和尚书仆射杜畿及东安太守郭智都很友好，郭智的儿子郭冲，有实学却没有好的外表，州里的人都不称道他。郭冲曾经和李丰同去见杜畿，他们走后，杜畿叹息说：“李恢没有儿子，不但没有儿子，恐怕将来连家都没有。郭智不但不会因祸而死，而且他的儿子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当时的人都认为杜畿看错人了。等到李丰死了以后，郭冲做到代郡太守，终于继承了他父亲郭智的事业。

正始年间，夏侯玄、何晏、邓颺都是很有名声的人，想要交往尚书郎傅嘏，傅嘏不接受他们。傅嘏的朋友荀粲感到很奇怪，就前去问他，傅嘏说：“夏侯玄志向大过气量，却只有虚名而无实才。何晏谈起来很有远见，而实际却很浅薄，好辩论又不诚实，是古人常说的‘利口覆邦国’的人。邓颺做事有头无尾，外要名利却没有本事，喜欢和自己相同的人，讨厌和自己相异的人，爱讲话，爱妒忌前人，多讲话会多发生事端，妒忌前人就失掉亲朋厚友。以

我看这三个人，都将要败家丧身，远离他们还恐怕来不及，何况去亲近他们呢！”傅嘏又和李丰不友好，曾经和同事说：“李丰外表虚伪而多怀疑，爱用他的小聪明，却昧于权利，如果任机要事务，他必定会死亡的。”

辛亥日（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三月，废掉皇后张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是奉车都尉王夔之的女儿。

狄道长李简秘密去信，说要投降蜀汉。六月，姜维攻击陇西。

中领军许允平常和李丰、夏侯玄很友好。秋，许允做镇北将军，持节，都督河北各军中事务。皇帝认为许允要远出，于是诏书命聚会群臣，皇帝特别引许允到身边，许允要和皇帝分别的时候，痛哭失声。许允还没有出发，有司上奏章说许允以前放散公家的物品，逮捕交给法官廷尉来治罪，被判迁徙到乐浪，还没有到达，在路上就死了。

吴国孙峻骄傲自大，到处施行暴力，全国人都很害怕他。司马桓虑想谋杀孙峻，立太子孙登的儿子吴侯孙英。没有成功，都被杀死了。

皇帝认为李丰的被杀，心中觉得很不公平。安东将军司马昭坐镇在许昌，于是下诏书召他去攻击姜维。九月，司马昭率领大兵回朝入见，皇帝到平乐观去看大军经过。皇帝左右的人都劝皇帝趁司马昭来辞行的时候，把他杀掉，然后率兵退回攻打大将军司马师。已经写好诏书，但是皇帝害怕，不敢这样去做。

司马昭率兵进入京城，大将军司马师于是计划废除皇帝。甲戌日（十九日），司马师以皇太后命令，召集群臣会议，宣布皇帝荒淫无度，又常接近女乐，不可以继承天子的事业。群臣都不敢违抗，于是没收皇帝的玺绶，命他到边境的地方齐郡。派邓芝进宫去告诉太后，太后正和皇帝对面坐着，邓芝对皇帝说：“大将军想要废掉皇帝，拥立彭城王曹据做皇帝了！”皇帝于是站起来离开。太后非常不高兴。邓芝说：“太后有儿子却不能把他教导好，现在大将军的意思已定，又率兵在宫门外，防备有什么变化，那么只有顺从旨意了，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太后说：“我想要见大将军，当面给他说。”邓芝说：“怎么可以去见大将军呢！应当赶快把玺绶交出来！”太后受到委屈，于是派旁边的侍御把玺绶取出来。就坐在那玺绶旁边不动。邓芝出来报告司马师，司马师很不高兴，又派人把齐王的印绶送给皇帝，命他出来到西宫去，皇帝

和太后都痛哭流涕而分别，于是乘上齐王的车，从太极殿向南出发，群臣送的有几十个人，司马孚悲痛的了不得，其余人也都痛哭不已。

司马师又派人去向太后索取玺绶，太后说：“彭城王曹据是我的小叔，现在他立为皇帝，那么我算什么呢？而且明皇帝将永远断绝后代了！高贵乡公是文帝的长孙，明皇帝弟弟的儿子，于礼来说，小宗有为大宗后人的道理，期望再详细议论吧！”丁丑日（二十二日），司马师又召群臣，把太后的命令告诉大家，才决定到元城去迎高贵乡公曹髦做皇帝。曹髦是海定王曹霖的儿子，当时才十四岁。派太常王肃带着公文去迎接高贵乡公到京城来。司马师又派遣人请求拿玺绶，太后说：“我知道高贵乡公，他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我正想亲自交给他。”冬，十月，己丑日（初四），高贵乡公到达玄武馆，群臣奏请住在前殿，高贵乡公认为是先帝的旧处，暂且避居在西厢，群臣又请以朝廷法驾来迎接，高贵乡公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庚寅日（初五），高贵乡公进入洛阳，群臣在西掖门南迎拜，高贵乡公下车答礼，傧相的人报告说：“按礼仪规定，不必下车答礼。”高贵乡公说：“我是人臣呀！”于是照自己的意思下车答礼。到达大门后又下车，跟前的人都说：“照旧规矩皇帝进门，不必下车就可以进入。”高贵乡公说：“我被皇太后征召来，还不知道做什么来的。”于是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当天，在太极前殿就皇帝位，百官陪位的人，都感到很高兴。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正元。于是又帮齐王在河内筑宫殿。

汉姜维自狄道进攻河间、临洮。将军徐质和他交战，杀死他的将军张疑，于是汉军退兵。

起初，扬州刺史文钦骁勇果敢，超绝常人，曹爽因为他是同乡，所以特别喜爱他。文钦就依仗曹爽的威势，常常傲慢和欺压别人。等到曹爽被杀之后，他又想增加虏获以邀功赏，司马师常常抑止他，因此他起了怨恨的心。镇东将军毋丘俭平常和夏侯玄、李丰很友善，夏侯玄等被杀以后，心中也感到不安，于是计划厚待文钦。毋丘俭的儿子治书侍御史毋丘甸对他说：“大人位居边防的重责大任，国家如果发生危险，却安然自守，将会受到天下的责备啦！”毋丘俭觉得他的儿子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接受这建议。

二年（乙亥、二五五）

春，正月，毋丘俭、文钦假称太后的诏命，在寿春起兵，传檄到州郡要讨伐司马师，于是上表说：“相国司马懿，一生忠正，

对国家有大功劳，应该宽恕他的后代，恭请废掉司马师的大将军职位，改由他的弟弟司马昭代替，把他降为侯迁徙到封地。太尉司马孚，忠孝小心；护军司马望，忠公亲事，都应该亲近他们，授给他们重要的职位。”司马望是司马孚的儿子。毋丘俭又派遣使者去邀请镇南将军诸葛诞，诸葛诞立刻杀掉他派遣来的使者。毋丘俭、文钦率兵五六万人，渡过淮水，西到项城，毋丘俭坚强防守，派文钦在外实施游击战。

司马师向河南尹王肃问计策，王肃说：“从前关羽在汉水滨虏获于禁，大有北向争夺天下的志向。后来孙权攻击将士的家属，关羽的官兵，一下就瓦解了。现在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各州，如果急速断绝他们和家里连络，不久也会像关羽一样土崩瓦解了。”当时司马师新割掉眼睛内的肉瘤，痛得很厉害，有的人认为大将军不应该亲自率兵前去，不如派遣太尉司马孚去抵抗他们。惟有王肃与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劝司马师自己率兵，司马师犹疑不能决定，傅嘏说：“淮南和楚地的兵非常强悍，而且毋丘俭等又恃力远斗，他们的锋锐不容易抵挡，如果诸将战争不利，大势一失，大将军的事情就败下来了。”司马师突然就坚强起来立刻说：“我要带病东征。”戊午日（初五），司马师率内外大军进讨毋丘俭、文钦，用他的弟弟司马昭兼中领军，留下来镇守洛阳，召集东、西、北三方面军队会集在陈、许等地。

司马师向光禄勋郑袤问计，郑袤说：“毋丘俭好计谋，但是不知事务情理；文钦好勇却没有计划。现在大军出其不意，江、淮的士卒，有锐气但不能久固，应采深沟高垒以挫他们的士气，这是汉周亚夫坚壁以破吴、楚的良好计划。”司马师称赞好计。

司马师用荆州刺史王基做行监军，持节，统率许昌军。王基对司马师说：“淮南的叛变，并不是官兵民众都想要作乱，那只是毋丘俭等的诬妄诱骗而已，他的部下因受胁迫，怕被杀才暂时屯聚起来。如果大兵一到，必定土崩瓦解，毋丘俭、文钦的头，不要一天就送到军门来了。”司马师听从他的计划。用王基做前军，后来又命令王基的军队停驻。王基认为：“毋丘俭等发动大军，足够向我军深入，但是久而不进，这是他的诈伪已显露，众心已怀疑了。现在如果不张扬我军的威武，以迎合人民的期望，只停兵高垒，好像对敌人畏惧，这不是用兵的形势呀！如果毋丘俭、文钦虏掠更多的人民以壮大，又州郡的官兵被他们得到手，也都心生叛离，毋丘俭等所胁迫的那些人，自觉罪重，不敢再归还我军，